



武夷山下梅村



来南平,过个茶味福年

□本报记者 裴礼辉 通讯员 魏剑生 胡子平 文/摄

茶,是草木间最温润的诗意;年,是时光里最温暖的团圆。

当新春的钟声即将敲响,不如暂别寻常的喧嚣,走进福建北部的翠色仙境——南平。这里峰峦叠嶂、九曲萦回,不仅是“红茶祖地”“乌龙茶故乡”“白茶发源地”,更是万里茶道的起点。

这个马年新春,南平以一片叶子为请柬,邀您共赴一场氤氲着千年茶香、浸润着匠心温暖的“茶味福年”。



新年寻福,当先至武夷山。

这里的年味,是丹山碧水间沁出的那缕岩骨花香。步入武夷山,仿佛走进一幅立体的茶文化长卷。

我们可以走访隐于山间的茶庄园,即使此时不是做茶季,仍然可以感受匠人如何以古法侍弄茶叶,聆听炭火焙茶时细微的噼啪声,那是传承千年的工艺心跳。

也可以来到岩茶的核心产区马头岩,亲手铺开一方素雅茶席,汲泉煮水,沏一壶醇厚霸气的“马肉”(马头岩肉桂)。伴着山风鸟鸣,席地而坐,茶汤入喉的刹那,山川的雄浑与茶汤的劲道一化开,这便是最地道的武夷年味。

若想体验更富野趣的新潮年俗,“一团炉火+一顶帐篷+一杯福茶”的组合正悄然流行。

在星穹之下、茶园之畔,围炉煮茶,话家常、祈新福,在武夷山的时光里,因茶而暖,因相聚而甜。

这杯茶背后的底气,是武夷山坚实的产业根基。2025年,全市茶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170亿元,“武夷岩茶”接连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,更荣登全球县级产区品牌榜首。

从严格落实绿色生态茶园建设,到守护大红袍母树,建立种质资源库;从发布全国首个生态茶园碳汇标准,到推动茶庄园旅游与线上平台融合……这片山水不仅孕育了好茶,更以科技与匠心,守护着自然的馈赠,让每一口茶汤都承载着生态与传承的重量。



政和白茶高铁冠名



建瓯近年来经常进行闽台茶文化交流



马年漫谈武夷茶

□叶国盛

丙午马年将至,借着新春佳节说说武夷茶关于“马”的印记。

最先联想到的要数武夷山九十九岩之一的马头岩,因山形而得名:“五石骈列,势若腾骥,俗称五马奔槽”(清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)。马头岩有凝云庵、磊石庵,僧道在此修行,也植茶、制茶。明代有位自号“茶仙”的僧人道一卜居于此,藏书家徐惟起写过《寄武夷道一上人》一诗。马头岩栽植有白牡丹、石菊、铁罗汉、苦瓜霜等名丛,蒋希召《武夷山游记》曾介绍之。1941年,马头岩茶厂所有者为凝云道院,年产茶量有510斤。1943年,“如至武夷山,见石砌之阶梯茶园,或长方形,或半圆形,自麓至巅,达数十层,其整齐美观,国内茶园恐无可与媲美者。”(廖存仁《武夷岩茶》)

武夷茶名,也有“马”的元素。清人孙衣言于同治元年(1862)九月二十四日至武夷山,当日夜宿磊石峰寺,寺僧以茶待客。茶品除了牡丹、肉桂、水仙、木瓜外,还有一名为“马雅”的奇种茶。马雅,本义指苍白杂色的马,项羽《垓下歌》云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”此茶之所以称作“马雅”,孙衣言介绍说“盖言其劲也”,按今之说法,大抵是指茶汤滋味醇厚饱满,富有力量。

另外,林馥泉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》“慧苑岩茶树花名表”中,有马尾素、马蹄金二名。马尾素,为形如马尾的兰花,应指此茶香气似兰。马蹄金,是汉武帝为神化“天马”“白麟”和“黄金”三祥瑞事件而铸造的黄金纪念币,形似天马的足蹄,用于对诸侯王的赏赐。以之为名,盖指此茶极为珍贵。

武夷茶与“马”相关者,更为典

煮一壶岩骨 暖一段光阴

□裴礼辉

炉火初红时,我想起杜耒那句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。

立春时节的武夷山,周边的空气似乎也冻得清冽了,唯有这红泥小炉,在一小片天地里燃起暖意。

有时候难免纠结,该选哪一味茶,来配这炉火,这寒冷,这千百年前的风雅?

陆游《雪液清甘涨井泉》的煎茶之乐,要是茶与水的相得益彰。这炉火,要等的,是经得起岁月与火焰双重叩问的魂魄。

于是,那些历经“炭火”的茶,便浮上心头。

譬如一泡陈年水仙,或是一份铁罗汉。它们曾在炭火上历过真正的涅槃。那火,不是掠过,而是“吃”进了骨子里,将年轻的锐气与刺激,都炼化成圆融的、内敛的底气。这样的茶,如一位温和敦厚的长者,炉火的炽烈,于它不过是一声唤醒记忆的、熟稔的呼唤。

在熬煮中,它们从容不迫,将毕生从岩缝里汲取的甜润与胶质,缓缓析出。饮下,那温厚的暖意,便从喉头一路铺陈到四肢百骸,正应了汪曾祺先生笔下那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最朴素的慰藉。

更妙的,是那些有“枞味”的老树茶。最好是老丛水仙。树龄,是岩茶最沉默的史诗。数十上百年,它立于山林之中,餐风饮露,将一身风骨,酿成一种独特的香,那便是“枞味”。这香,沉静而苍劲,是阳光、雨露、岩石与漫长光阴共同谱写的私语。

寻常冲泡,已显其香其韵;在炉上,再经持久的、耐心的温热逼问,那沉在最深处的魂魄,才会彻底舒展。看那茶汤,竟煮出来米浆般的稠滑质感。饮下,那饱满的“枞味”,便沉甸甸地“落”在了水里,落进了身体里。

此刻,我们便不只是饮茶,而是在与一片山林对话。这境界,倒有几分钱起“竹下忘言对紫茶”的意味,只是茶烟氤氲间,对坐忘言的,是亘古的时光。

若论与围炉心境最相契的,莫过于一泡干净的老茶。

那是原料、工艺、仓储皆得了正道的茶。在静默的岁月里,火气褪

尽,棱角磨圆,生出醇和的药香与陈香,像一位智慧宽和的老者,一切锋芒皆敛于温润之中。煮饮它,暖润能直透肺腑,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抚慰。

因了一炉带着茶香的火,周边是武夷山清冽的寒,中间是这一壶被时光驯服的暖,两相映照,生命的圆融与静好,便在这方寸炉火间,圆满具足了。

这恰如林清玄所言,煮的已不是茶,更是“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”,待到此时开启,那扑面而来的暖流,“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”。

当下,在武夷山,爱茶的人,最懂不辜负。

他们深谙“先泡后煮”的妙理。先用盖碗,以滚水高冲,激出那茶最青春绚烂的篇章。那是清晰的花香,是锐利的岩韵,是茶在倾吐它山场的身世。待冲泡至水转清甜,高扬的香气如清汐温柔退去,他们才从容将叶底悉数倾入煮壶,与那炉恒久的火相遇。

于是,那藏匿在叶脉最深处、从未被轻易探访过的丰厚底蕴,在火的持久抚慰下,才肯慷慨地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。

正如梁实秋先生所描绘的“一壶茶,一本书”的闲适背后,是对生活滋味的层层探求与极致利用,是完整体验一款岩茶从青春芳华到醇厚底蕴的全幅生命图谱。

炉火“毕剥”轻响,壶中松涛渐起。我拈起一泡此前冲泡过的、中足火老枞水仙的叶底,轻轻送入沸水,看它们在壶中重新舒展、沉浮。

此刻,我不再是独坐。杜耒的“客”、白居易想寄予的“爱茶人”、朱淑真笔下“圈坐红炉”的友朋,乃至汪曾祺的家人、林清玄的时光、梁实秋的书卷,都仿佛被这满室的茶香与暖意邀来,围坐在这炉火边。

我知道,当那明亮醇厚的茶汤,自壶嘴注入茶杯时,漫出的将不只是茶香。那是被煮出来的,一整座武夷山的春,是岩骨的坚韧,是岁月的沉香,是从古至今,中国人围炉夜话时,那份对温暖、对甘醇、对幸福生活的,永恒追寻。